

西子情作品  
纨绔世子妃系列  
007

# 纨绔

世子妃

7 大结局

上

西子情 著

WANKU SHIZIFEI

战鼓敲响，马声嘶鸣，江山九州拉开决战之火。  
百万兵马，两相对峙，四海大地在铁骑下动荡飘摇。  
皇权是支离破碎，还是九九归一？

生死锁情是同生共死，还是破茧化蝶，痴心不悔？  
天下盛世由谁成就，才能谱写美丽的篇章？且看大结局！

后续三万字未公开番外，5张CD版人物志，古风剧情海报+唯美书签，  
实体独家放送，超值典藏，绝对私密！

青島出版社  
QINGDAO PUBLISHING HOUSE

XIZIQING WORKS  
西子情 著

# 纨绔

世子妃

7 大结局

上



 青岛出版社  
QINGDAO PUBLISHING HOUSE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纨绔世子妃7, 大结局 : 全2册 / 西子情著. — 青岛: 青岛出版社, 2015.3

ISBN 978-7-5552-1605-6

I. ①纨… II. ①西…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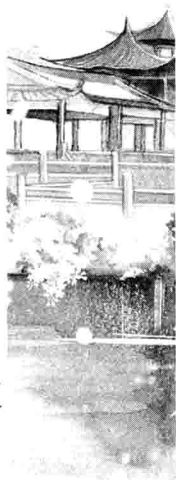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021211号

- 书 名 纨绔世子妃7大结局(全2册)  
作 者 西子情  
出版发行 青岛出版社  
社 址 青岛市海尔路182号(266061)  
本社网址 <http://www.qdpub.com>  
邮购电话 010-85787680-8015 13335059110  
0532-85814750(传真) 0532-68068026  
责任编辑 刘海波 刘晓艳  
特约编辑 李文峰 孙小淋  
封面设计 苏 涛  
版式设计 梁 霞  
印 刷 三河市南阳印刷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 2015年3月第1版 2015年3月第1次印刷  
开 本 16开(700mm×980mm)  
印 张 36  
字 数 480千  
书 号 ISBN 978-7-5552-1605-6  
定 价 59.80元(全2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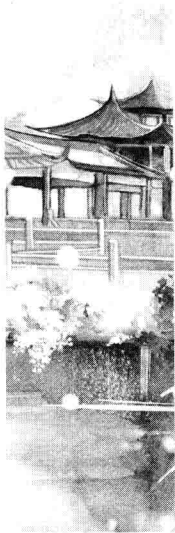
编校质量、盗版监督服务电话 4006532017

青岛版图书售后如发现质量问题, 请寄回青岛出版社出版印务部调换。

电话: 010-85787680-8015 0532-68068638



第一章	举国托付	1
第二章	暗中设伏	19
第三章	生生不离	37
第四章	议婚立后	55
第五章	心头之血	72
第六章	运筹帷幄	88
第七章	一生之妻	107
第八章	相思入骨	124
第九章	血染之战	140
第十章	执棋之手	157
第十一章	决心一赌	176
第十二章	双生之子	194
第十三章	姻缘早定	212
第十四章	怀有身孕	230
第十五章	万年寒池	248
第十六章	烽烟迭起	265



# 目录

— 续 —

CONTENTS

第十七章	以命易命	285
第十八章	战场招夫	304
第十九章	拨开云雾	322
第二十章	云山待产	341
第二十一章	容凌降生	359
第二十二章	万里归来	378
第二十三章	心无可恋	397
第二十四章	完美大结局	416
番外		475

# 举国托付

## 第一章

WANSUNZHU



夜轻染一纸诏书昭告天下，一时间天下哗然。

谁也未曾想到被皇上尊为帝师，帮助百姓求雨，设计斩杀李琦收复西南千里的人竟然是景世子派来的人！另外，从帝京城金殿上传出夜轻染和云浅月携手上朝听政，夜轻染下旨将云浅月赐住荣华宫的消息，更是令人震惊。

四海宇内，天下各地，人人都知道荣华宫对于夜氏意味着什么，那是国母所居之处。夜氏立朝百年以来，历代帝王都依照祖训纳娶云王府女子入宫为后，这一代因为云浅月心仪景世子，二人抗争，历经多重阻拦，终于废除祖训，结为连理。天下人本以为夜氏这一任帝王的皇后再也不会是云王府的女子，可是不曾想到，风云变幻，却是这般。

一连几日，天下各地都在传扬不久后就会从帝京城传出封后大典的消息。

相比天下各地的喧嚣热闹，有两处地方显得分外沉静。一处是天圣京城皇宫，一处是凤凰关总兵府。

天圣皇宫内，这几日云浅月陪同夜轻染一同听朝，一同用膳，一同窝在御书房批阅奏折，外界的喧嚣二人置之不理，两双手一双治理西南，一双时刻关注凤凰关战事。

凤凰关五十万大军修整歇息数日，早已经耐不住，屡次请战出兵青山城，但是总兵府安安静静，未有命令下达，一时间五十万大军焦灼不堪。

这一日，夜轻染收到东海燕王传来的手书，他看罢，拿给云浅月看。

云浅月将手书打开，只见上面写着：“犬子顽劣，多谢天圣皇上予以教训，就

让他在帝寝殿关上一辈子，也免得出气来气本王。本王与云老王爷一见如故，深以为老王爷年迈，再无心力效忠天圣，既然云王府已经有新王接替，那么就让老王爷解甲归田，随本王去东海吧！东海人杰地灵，佛道云集，品茶赏花，老王爷应是甚喜，也可颐养天年。”

云浅月看罢，笑了笑，对夜轻染道：“反正是老而无用之人，准了吧！”

“云爷爷怎么可能是老而无用之人？”夜轻染摇头，但还是在回复的信函上写了个“准”字。

转日，一封来自东海玉太子的手书递到了云浅月手中。

云浅月看罢，递给夜轻染。

夜轻染看罢，蹙眉询问：“玉太子令你前去会晤，这是何意？”

云浅月纤细的手敲在玉案上，眉目微凝，沉默片刻道：“你代替我去吧！”

夜轻染一愣。

云浅月笑道：“子书会的不是我，而是我的决心，你去了，代表我，他便知道了我的决心。”

夜轻染看着云浅月脸上的笑意愣神了片刻，点点头，声音有些沙哑，“好，我去会他。”

当日，夜轻染下旨，由云浅月监国，容枫辅政，冷邵卓把守京城九门，他带着砚墨出了京城，前往东海和天圣边境交界处会晤玉子书。

圣旨下达时，夜轻染已经离开，满朝文武没想到他轻易地将监国之事交给云浅月，并且不只是交给她国事，也将西山军机大营三十万兵马的兵权交给了她，这是将举国托付于她的手中。

德亲王、孝亲王等老一辈朝臣事先并未得到半丝风声，早朝宣旨后，当即有几个老臣支撑不住坐到了地上，神色骇然，比将她赐住荣华宫还觉不可思议。

自古女子不能厕身庙堂的规矩虽然从蓝漪、华舒、凌燕三人上朝封官之日起就已经被打破，但是女子监国还是开了先例。这一举动的背后，谁人都看出夜轻染对云浅月的信任和器重，这种信任和器重的背后，该是怎样的情深似海？

当日，德亲王、孝亲王等老一辈朝臣纷纷病倒。

云浅月代替夜轻染下旨，安抚几位老臣，令其安心养病，不必顾虑国事，还吩咐人从御药房往各府送去了一大批药。

这一举动，让本来没病装病的几位老臣当即气得真病了，但云浅月大权在握，他们连抱怨也不敢。人人都知道云王府浅月小姐是个狠下心便能薄情寡恩出手毫不手软的主，当初连金殿都敢闯，皇上都敢杀，先皇的宝剑都敢毁，更何况如今举国都在她的掌控中，她想要谁的命，都不需要她自己动手或者费心思，轻而易举。所

以，都只敢怒不敢言，盼着夜轻染早日回来，这期间千万别出事。

一众老臣病倒，早朝上顿时空了一大片。

云浅月当即提拔了去年秋试科考的新一届官员。这一批官员得了名次入了朝，但一直被一帮子老臣压制，除了当初的苍亭和沈昭外，几乎无人得到重用。如今云浅月借由一帮老臣病重，大胆地任命这些人，将其都提拔了上来，各司其职，顿时朝野风气清新，为之一变。

新提拔上来的官员一直以来知道上座那位女子的传言多如牛毛，天下风云人物，几乎都与她有几分瓜葛，更甚至是三起三落的订婚、大婚、和离，屡次掀起波澜，大多数人只在那年秋试见过她一面，那时候她陪在景世子身边，人人都觉得是景世子的光芒映衬了她，才觉得她耀眼美艳，如今见她端坐在上首主位的金椅上，姿态尊贵，眉目冷静，气度从容，没有黄袍加身，但依然遮掩不住她的绝美风华，令人不敢直视，顿时推翻了无数人早先的认定，不由自主地听命于她。

第一日的早朝，没了老臣的反对声，云浅月依次下旨，官员各司其职，分外顺利。

下了朝后，云浅月命人将容枫叫到了御书房。

容枫进了御书房后，便看到云浅月埋首在如山的奏折中，他恍惚了一下，看着她仿佛与今日在金殿上的身影重叠，若是黄袍加身的话，谁敢说她不像个帝王？他一时愣在门口。

“愣着做什么？过来！”云浅月抬头看了他一眼，指了指她对面的位置，“坐那里，面前的那一堆奏折归你批阅了。”

容枫醒过神，闻言苦笑着走向她，提醒道：“月儿，不是谁都能批阅奏折的。”

“夜轻染不是让你辅政吗？一个小小的奏折而已，还批阅不了？”云浅月不容他说，“文伯侯当年才华冠绝天下，你是他的后人，别人不知道你的才华，我难道还不知道？”

容枫无奈地看着她。

云浅月不再理他，重新低下头。

半晌，容枫叹了口气，坐了下来。这把椅子在她的眼里人人都能坐，不过是个苦命的差事而已，不知道是好是坏。连他也未曾想到有朝一日她住进了荣华宫，坐在这个位置上批阅奏折，而对手是那个曾经让她不顾一切托付终身的人。

晌午时分，云浅月收到了一纸飞鸽传书，她打开看了一眼，唇瓣紧紧抿起。

容枫见她神色不对，轻声问道：“可是发生了什么事情？”

云浅月放下书信，对容枫问道：“夜轻暖如今在哪里？”



“夜小郡主从那日跟着冷小王爷一起发送完七公主后听说便出了京城，到底去了哪里我也不知，应该是得了皇上的吩咐，出去办公事了。”容枫道。

“她应该是去了青山城。”云浅月想了一下，眉眼昏暗，对容枫道：“即刻给她传书，让她前往东海方向，带着皇室隐卫，相助夜轻染。”

容枫一怔，“皇上有难？”

云浅月眉眼黯淡，“有人不想他见子书。”

容枫恍然，见她眉目上一抹凉色，心微微一疼，伸手在她肩上拍了拍，并没有再说话。

云浅月扔了手中的奏折，看向窗外。一改几日的晴朗，今日飘起了细雨。细雨绵绵，打在树枝上，枝叶顿时被轻软地洗礼了一番。她挥手打开窗子，一股泥土的清香扑鼻而来，夹杂着花香。

“御花园的烟雨亭今日景色定然不错。”容枫道。

云浅月站起身来，“走，我们去烟雨亭赏景，顺便温一壶酒，不能辜负了这天气。”

容枫点点头，站起身，知道她从那日关了上官茗玥之后，一直随夜轻染窝在御书房，今天难得这天气，他不想她被某种思绪所扰，便想她出去走走，她自然聪明，很快就明白了他的意思。

二人出了御书房，有内侍递上伞，二人各撑一把伞，前往烟雨亭。

细雨霏霏，绵绵软软，更贴近春深的气息。皇宫静静，九重宫阙掩盖在烟雨中，如遮天铺设的一层轻纱，入眼处，亭台楼阁，烟雨如画，分外赏心悦目。

来到近处，才看到烟雨亭内有人。一名女子背着身子坐在那里，似在饮酒，衣着素缟，头系白带，再不见曾经的华贵，依稀有些昔日的影子，从背影能辨认出是六公主。

从在七公主的灵堂前哭昏了被抬走，云浅月醒来后，再未曾见到六公主，不想今日在这里见到了。若不是知道她的改变，连云浅月都险些认不出。

皇室的女子，死的死，伤的伤，亡的亡，没一个有好下场。如今皇室的那些小公主人人如惊弓之鸟，窝在自己的宫殿内，无事从不敢出来，生怕哪一日会大祸临头。

所以，这更让没有妃嫔的皇宫看起来分外空荡清寂。

云浅月停住脚步，看着她，曾经对这个女子的厌恶早已经消散，有的只是对她经历了那样的事情之后冷部卓依然娶她的感慨，如今再看她，只能一声叹息。

容枫低声道：“既然六公主在，我们不便打扰了，换个地方吧！”

“好！”云浅月点点头。

二人转身，打算离开。

“云浅月，既然来了，就一起坐吧！我也正有事情找你。”六公主忽然回过头。

云浅月停住脚步，这才看到六公主脸色苍白，眼窝深陷，衣衫单薄，不知道是冻的，还是因为七公主的死病了一场，如今还没有恢复。云浅月语气温和地道：

“昨日我劝哥哥，人生一世，草木一秋，命数既定，六公主还是多爱惜身体，别为嫂嫂伤心了。她在天之灵也不愿看到有人为她伤心。”

六公主惨淡一笑，“你从来就会劝人，说的话也好听。”话落，她摆摆手，“一姐一妹相继离开，母妃下落不明。这皇宫里，也就独独剩下一个我了。什么金枝玉叶，比路边的杂草过得也不如。你不知道，我比清婉还要心高气傲，一心想越过她，越过皇室一众姐妹，嫁个最好的夫婿。当初我心慕景世子，继而恼恨你，后来我得不到，看不上云离，转而想投靠玉太子，奈何人家眼中无我。数度周折，反而落入陷阱，破了身，残了躯，幸得有一个冷邵卓愿意收容我。到头来我虽然活得最久，但到底不及七妹幸福。即便她死了，也全了她的仁义、情义。她是皇室公主中活的最肆意的一个。死也依照自己的主张。”

云浅月沉默，七公主的确是做了所有她想做的事情。

“为何不坐过来，怕我影响了你们的心情？放心，我再不说她了，人死都死了，再说这些还有什么用。”六公主收起了情绪，难得地笑了一下。

云浅月闻言看向容枫，见他点头，二人便一起向亭内走去。

来到亭中，收了伞，二人坐在六公主对面。石桌上无菜，只两壶酒，一壶已空，一壶喝下了一半。六公主指着酒笑道：“人人都说这是个好东西，可是我喝了数日，也不觉得，越喝越清醒。”

云浅月不置可否，挥手喊来一名侍卫，吩咐了一句，不多时，那侍卫送来两壶酒、几个小菜。她将一壶酒放在容枫面前，一壶酒放在自己面前。

六公主看着她笑道：“当初你大婚的时候，谁能想到你有朝一日还坐在这里？你自己恐怕也没想到吧？如今到底是应了两位帝师的话。”

云浅月哦了一声，“帝师说我什么？”

“两位帝师进京那一日，从荣王府给那个孩子验尸回来，十分肯定地对夜轻染说那个孩子一定不是夜天赐，但是奈何他们也没办法打破他身上的防护罩。皇上说既然如此，那就算了。两位帝师说不过也不算是白跑一趟，至少让他们看到了夜氏将来的女主人。”

云浅月扬眉。

“当时我自然不在，这等事情也不会让我听到。是夜轻暖有一日在这里喝酒，

我正巧睡不着，偶然听她酒后对我说了。当时她又哭又笑的，如今想来，她也不过是夜氏的女儿而已，不比谁活得幸福。即便父皇将暗凤交给了她，但她承受得更多。”六公主道。

云浅月不以为意。

六公主见她神色淡淡，似乎无论她说什么，她也不改气色，天地之间，仿佛没有什么能影响她的情绪，让她失了方寸。她垂下头，到底面前的女子不是谁都能比的，即便是如今的地步，任何一个女人在她面前依然会自惭形秽。自古女人便依附男人而活的理论在她面前不值一提。离开容景，她依然是云浅月，依然坐于高处，无人敢惹，无人敢碰触她的逆鳞。她沉默片刻，收起情绪，抬起头，认真地道：“云浅月，我想出家，你给我一道出家的圣旨吧！”

云浅月一怔，看着六公主，见她的神情语气不像半分作假，余光扫见一旁的容枫，见他也有些讶异，便问道：“为何？”

“不为何，只觉得了无生趣，但也不能自杀。那一日尾随你和上官茗玥去灵台寺，我听着木鱼声声、晨钟暮鼓，忽然觉得抛除了一切烦恼，那样的生活极好，便有了想法。”六公主道。

“冷邵卓知道吗？”云浅月想着她和冷邵卓毕竟是定了姻缘的，不能自作主张。

“我与他说了，他不同意，但是我心中知道，他根本就不喜欢我，娶我无非当时看着我可怜罢了。我也没有那么喜欢他。当初他陪我走出困境，让我能活着重新做人。我曾经是想好好做他的妻子的，但如今，我们终究没有缘分，又何必强扭在一起？误了他，也陷了我。”六公主道。

云浅月抿唇，沉默片刻道：“这样吧！我喊来冷邵卓，这番话由你对他说，他若是同意，我就给你一道圣旨。你的命是他救回来的，理当他说说了算。”

六公主闻言点点头，“好！”

云浅月喊来一个人，吩咐了一句，那人向孝亲王府走去。

三人不再说话，静静地品着酒。清风细雨中，酒香四散飘开。

半个时辰后，冷邵卓来到了御花园烟雨亭。他听到云浅月命人去喊他，便急匆匆地赶来，连伞也没打，衣袍都打湿了。走近之后，看到六公主，似乎明白了什么，立即顿住了脚步。

六公主忽然一笑，低声道：“云浅月，你看，你在他心里的地位到底重要，连孝亲王爷都比不上，更何况一个我了。我原也不想比，也不该比，但是我终是骨子里骄傲，不愿意有朝一日变成以前那个丑恶的人，与你的影子争夺，变得面目可憎。更何况，我们没有姻缘命数。还记得曾经孟婆婆给我卜的那一卦吗？生在金楼

雀，死在雪冰天。寒衣可裹身，意恐空愿迟。我当时不信，但到底是担心了一个冬天，后来这个冬天过去了，我没死，却也扒了一层皮。几日前七妹妹离去，我忽然也想通了一些事情。”

云浅月看着六公主。

“我们的好父皇，还有我们的母妃，你认为我的身体会没事儿吗？”六公主嘲讽地一笑，“我也活不久的，我也会死。也许就死在冰雪天。去年没死，不代表今年不会，今年不死，也许明年也会死。总有一日会死，而且距离现在日子不会太远。我那日看到云离的痛，尽管我没有那么爱冷邵卓，但我还是不想他因我的死而难受。他以前作恶多端，如今是个好得不能再好的人。”

云浅月将手按在了六公主的脉搏上，她的脉搏竟然真的与七公主的一样！她眉眼沉了沉，撤回手。老皇帝生前布置了多少棋局，如今他死后都一步步地按照他的意愿开启了。他的儿子、女儿都是他的棋子，为父不仁，他死后可曾后悔？

这时，冷邵卓板着一张脸走上前，不看云浅月，一把拽起六公主，怒道：“我都告诉你了，我不会同意你出家的，明日皇上回宫，我就请旨与你大婚。”

“我已经请了旨，云浅月已经答应了我，你再多说也无用。”六公主甩开他，“冷邵卓，我对你无情，一心出家，你休要阻止我向佛。我是不会嫁给你的。”

冷邵卓蓦然顿住手，看向云浅月，“你答应了她？”

云浅月看着二人，烟雨中，六公主一脸坚毅，冷邵卓眉头紧皱，他是真的想护六公主，可惜六公主终是无福，她也不想冷邵卓和六公主步云离和七公主的后尘，于是点点头，“是，我已经下了圣旨，报备给了皇上，皇上准许六公主出家，地点青云庵，拜法慈师太为师，法号慧心。”

冷邵卓对上云浅月冷静的眉眼，没有任何情绪，张了张口，忽然不知道该说什么。

“冷邵卓，反正你也不喜欢我，我也不喜欢你。我们婚约取消，一拍两散吧！我做我的慧心，你做你的冷小王爷，自此天高地远，你我再无关系。”六公主声音坚毅，看不出半丝强忍和不愿。

冷邵卓忽然撇开头，不看六公主，声音有些冷地道：“既然你决心已定，圣旨已下，我还能说什么？你好自为之。”

六公主点点头，对他俯了俯身，再不发一言，转身出了烟雨亭，清瘦的背影笔直。

云浅月看着六公主离去，心中生出莫名的情绪，不能说她出家是最好的选择，但终究她做了自己最想做的事情。正如她所说，她不愿意到头来误了冷邵卓，也陪了她自己。

冷邵卓目送六公主身影消失，薄唇紧抿，片刻后，回转头，对云浅月询问：“她对你说了什么，你答应了她？”

云浅月也没打算瞒着他，“她得了和七公主一样的病，不想误你，也不想陷了自己。”

冷邵卓沉默下来，不再说话。

云浅月看着冷邵卓。六公主其实也不是如以前一般令人生厌，她不过是骨子里太过骄傲而已。数日相处，冷邵卓能将她从那样的境地解救出来，令她燃起生的欲望，也未必没用了心思。不是爱情，也多少有些感情。她如今出家，决然地选择这样一条路，他未必好受。

“也罢！总归对我们彼此都好。”冷邵卓拍拍被雨水打湿的袍子，一屁股坐了下来，拿起桌子上的酒壶，仰脖往嘴里灌。

云浅月并没有阻止，容枫也没有阻止。

一壶酒喝光，冷邵卓放下酒壶，抹了抹嘴，无所谓地道：“对一个人好太难，尤其是对一个女人好更难。我从醒悟之后，就想对你好，将心一分为二，总有偏袒的时候。她托你送我袍子那日我就知道她是要我的心，但我无法将心掏出来送给她，不如让她离去，也免得将来步七公主后尘。”

云浅月不知道该说什么，将心比心，每一个人对她的好，她都只能在心里好好地收着。

“姻缘一事，不能强求，你们也许真是缘分浅薄，也不必挂怀了。孟婆婆卦象说她阴气太重，才遭了下下签，草草裹尸，如今她散了阴气，命数未必没有回旋的余地。青云庵山清水秀，水庵清静，一生没有烦恼，也比生在帝王家，不得两全的下场要好。”容枫劝慰道。

冷邵卓点点头，缓和了片刻，不再纠葛。到底他不爱六公主，难受不及心痛。

三人在烟雨亭坐了很久，直到雨停了，才散去。

在烟雨亭，云浅月就传出圣旨，六公主取消与孝亲王府小王爷的婚约，出家青云庵。京城掀起了不小的轰动，毕竟六公主是皇家公主，虽然曾经遭逢那样的事情，但也算是未嫁之身，百年以来，从未有公主出家，她算是开了一个先例。

孝亲王得到消息第一时间就从病床上下来冲进了宫，正逢云浅月、容枫、冷邵卓三人从烟雨亭出来，他刚要质问云浅月，便被冷邵卓强拉硬拽地拖走了。

云浅月看着二人争执着走远，好笑地道：“到底是父子，政见不同，也抵不过父子亲情。”

容枫笑着点头。

二人回了御书房。

当日，六公主离宫，云浅月吩咐五百御林军相护，六公主乘坐一辆马车，带着一名从小跟随她的婢女，前往青云庵。

第二日，大约是前一日云浅月趁着一众老臣病重大肆提拔新任官员的举动惊住了一众老臣，都不敢称病在家了，再称病下去的话，等皇上回来就该没他们的位置了，于是纷纷上了早朝。

朝堂上人头攒动，一时间人满为患。

云浅月倒没有对此多说一句，而是淡淡地扫了一眼，随意地宽慰了老臣们两句，开启了一日的早朝。这一日，老臣们有相反的意见也不敢忤逆云浅月，生怕她以人太多的理由令他们返家“继续生病”。

早朝一切顺利。

下了早朝，云浅月看了容枫一眼，出了金殿。容枫无奈地摇摇头，只能跟去了御书房。

接下来一连五日，京中平静，朝中平静，宫中平静，再未发生什么事情，也安了那些老臣七上八下生怕云浅月找什么事儿的心。

第八日，看守帝寝殿的人前来禀报，言上官茗玥想要见她。

云浅月闻言挑了挑眉，放下奏折，对容枫道：“你和我一起去帝寝殿吧！”

容枫点点头。

二人出了御书房，前往帝寝殿。

来到帝寝殿门口，便见上官茗玥懒洋洋地倚靠在没有门的门框上，一身红衣，颜色艳华，俊美绝伦的脸上挂着初见那日张扬不可一世的笑，骄傲得独一无二。

云浅月看着他，仿佛看到了一只骄傲的孔雀，停住脚步，对他扬眉，“恢复得不错。”

上官茗玥勾了勾嘴角，“我若是不找你，你是不是忘了这里还关着一个我？”

云浅月不置可否，她自然没忘他，但也觉得不太值得日日想起。

上官茗玥看向容枫，上下打量了他一番，邪肆地挑眉，“枫世子这是怎么个意思？如今是守得云开见月明了，还是近水楼台先得月了？”

“上官小王爷的话容枫听不懂。”容枫语气平和。

“听不懂吗？我看不见得吧！你一直以来喜欢她，守着她，听之任之，思之想之，如今怎样？终是得了机会了，可有抓在手里？”上官茗玥挑衅地看着容枫。

“我喜欢月儿，但从未想过将她抓在手里。以前是，现在也是。”容枫淡淡道。

上官茗玥看到容枫半丝不含褒渎的眸子，撇撇嘴，无趣地看向云浅月，“该放我出去了吧！”

“燕王来信，说可以关你一辈子。”云浅月道。

上官茗玥嗤笑一声，不屑地道：“天下能关住我的地方还没有，连云族的通天塔和万年寒池我都进去逛了一遭出来，你认为这小小的帝寝殿，一个有去无回阵真的能关得住我？”

云浅月看着他，“我还没打算放你出去，若是你想出去，可以试着自己闯闯，看看你的灵术恢复了几成，是否闯得出去？”

上官茗玥眨眨眼睛，忽然对云浅月出手，一根极细的红线对着她的眉心飘去。

云浅月摊开手，一团云朵落在手中，她轻轻一划，无数花瓣从云朵中跳出来，挡在了她和容枫面前。顷刻间，那根红线到达近前，被花瓣层层缠绕住，如串起成串的花瓣线，一寸寸地融化了红线的灼红之色，不多时，那根红线化在了花瓣里。

上官茗玥不怒反笑，赞了一句：“果然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当年的……恐怕也不及你。”他中间断去了一个名字。

云浅月也不探究她胜于谁，收了手，扬眉问道：“还离开吗？”

“离开做什么？天圣的皇宫这么好玩，离开岂不是太无趣？”上官茗玥扫了一眼帝寝殿的上万隐卫，散漫地道：“我说让你放我出去，说的是离开帝寝殿，又没说离开皇宫。”

云浅月扫了一眼帝寝殿的隐卫，围困数日，他们大约是日夜不敢放松，人人面露疲惫。上万人日夜拉着弓搭着箭看着一个上官茗玥，实在是太抬举他了。她摆摆手，对他们道：“都撤了吧！”

宫廷内卫闻言，齐齐道了一声“是”，收了弓箭，退出了帝寝殿。

“一言九鼎，一呼百应，小丫头，果然有你的。”上官茗玥抖了抖衣袖，出了殿门，刚走不远，他忽然挥手，一股大力对着身后的帝寝殿打下。

云浅月蹙了蹙眉，但没有阻止。

偌大的帝寝殿承受不住上官茗玥一击，轰然倒塌，发出震天动地的巨响，石柱砖瓦，噼里啪啦砸了一地，砖头瓦块蹦到了云浅月脚边。

云浅月站在原地不动。这座帝寝殿，她曾经也想毁，尤其是那里那个池子，池子的墙壁上画了无数贞靖皇后承欢膝下的画像，后来她想毁的心思淡了，觉得那些不过是前人的恩怨情仇而已，不关她事。如今被上官茗玥毁了，也激不起她一丝一毫的情绪。

上官茗玥挥了挥袖子，衣袖不沾染半点尘土，他大摇大摆地走到云浅月面前，“小丫头，数日不见膳食，神人也会饿。”

“你去御膳房，那里还能少了你吃的？”云浅月淡淡地看了他一眼，转身离开。

容枫也不说什么，转身随云浅月一道离开。

上官茗玥看着二人离开的身影，眸光深邃，片刻后，转身向御膳房走去。姿态一如他初次进宫时一般，一如既往的张扬不可一世。

宫女太监嬷嬷见了纷纷避开。

云浅月回到御书房，如往日一般，埋首在奏折中。

容枫暗暗想着事情传出去，德亲王、孝亲王那一帮老臣又该来了。

果不其然，不消半个时辰，帝寝殿被毁的消息传出了宫外，德亲王、孝亲王等一众朝臣大惊失色，急急地冲进了宫，将御书房外围了个严实。

众臣请求见云浅月。

云浅月晾了众人片刻，在他们急得跳了脚的时候，才丢出一句话：“若是谁有不满，去御膳房找上官茗玥，不是我不关他，而是帝寝殿关不住他。”

一众老臣一听“上官茗玥”四个字，心头齐齐颤了颤，他们对上官茗玥的惧怕，不次于当初对德亲王府小魔王夜轻染的惧怕。

帝寝殿建立百年，是最神圣的宫殿，为每一代帝者的居所。先皇登基初始，住于帝寝殿。十六年前，南梁国师大败天圣十五万兵马，先皇觉得愧对始祖皇帝，为帝失败，才搬去了圣阳殿。如今帝寝殿被毁，对这座皇宫的寓意可想而知，他们一帮子老臣焉能不惧战心惊？

正当一众老臣打算拼死也要去御膳房找上官茗玥理论的时候，上官茗玥吃饱喝足，优哉游哉地出现了。群臣看着他，脸色瞬间难看起来。本来以为被皇上和云浅月关闭在帝寝殿的上官茗玥该是被折磨得够呛，未曾想到他竟然是这般悠闲无事，胳膊好腿好气色好。

“这都是在做什么？欢迎本小王从帝寝殿神功大成出来吗？”上官茗玥偏偏扭曲事实。

众人听他说“神功大成”，都齐齐在心里掂量了一下。

德亲王颤抖着指向上官茗玥，“上官……小王爷，你为何毁了帝寝殿？”他本来想说反贼，但是想到夜轻染并没有给上官茗玥安什么罪名，只是关着他而已，更何况他即便相助容景，也是东海燕王府的小王爷，不可得罪，于是改了口。

上官茗玥闻言一笑，走上前，拍拍德亲王的肩膀，意味深长地道：“德亲王啊，你是老而无用了，偏偏不服老。本小王说神功大成，你没听明白吗？我神功大成出来，帝寝殿成了神功下的下酒菜。”话落，他见德亲王脸色发白，宽慰道：

“这也不怪本小王，要怪只能怪皇上，是他关我在帝寝殿，若是关在天牢里，毁的就不是帝寝殿了。”

德亲王一时哑口无言。



上官茗玥绕过一众老臣，悠闲地进了御书房。

御书房的门关上，里面未传出半丝上官茗玥被赶出来的声音。一众老臣互相对看片刻，齐齐摇摇头，即便上官茗玥毁了帝寝殿又如何？不凭他的武功，就凭东海燕王府小王爷的身份，他们也不敢惹，只能无奈地离开御书房回了府。

御书房内，上官茗玥站在桌案前，看着云浅月和容枫对坐批阅奏折，仿佛没看到他进来一般，各做各的，他撇撇嘴，一屁股坐在了云浅月身边。

关于西南千里民生恢复的文书一份接一份地下达，云浅月用的是最直接最有效的方法，被战火波及的西南初步恢复生机。从西南传来的奏折上可以看出，西南不久后一定会是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

上官茗玥看了几份奏折，啧啧赞叹道：“小丫头，果然有几分能耐，以往我真是小看了你。”

云浅月不看他，当没听见。

上官茗玥也不觉得没人理无趣，继续陪着她。

这一日，两个人的御书房多了一个人，上官茗玥偶尔说一言半语，那二人谁也不理。

转日，云浅月早朝，上官茗玥大摇大摆地上了金殿，群臣脸色都不好。他半丝自知之明也没有，搬了一把椅子依然坐在了曾经夜轻染给他安排的帝师的位置上。

云浅月不说话，德亲王、孝亲王等一众老臣敢怒不敢言，他们心中清楚，即便他们赶人也赶不走。他们齐齐看着云浅月，希望她对上官茗玥出手。

云浅月当没看到一般，早朝依旧如故。

下了早朝，刚出金殿，砚墨浑身是血地出现在了云浅月面前。云浅月一愣，开口问道：“夜轻染出事儿了？”

砚墨扑通跪在了地上，“求您救皇上……皇上去会晤玉太子的途中遇到了景世子设伏，只身被逼进了迷雾山。”

迷雾山常年迷雾环绕，有野兽毒物出没，是除了北疆的毒瘴峰外，第二厉害的毒瘴之地。一般寻常人不敢进入，进入便有去无回。如今夜轻染被只身逼进迷雾山，可想而知是走投无路了。

“夜轻暖呢？我几日前派人给她传话，令她相助夜轻染，难道她没去？”云浅月问。

砚墨摇头，“没有见到小郡主……”

“他被逼进迷雾山多久了？”云浅月抿唇。

“一日一夜。”砚墨立即道，“景世子带了五万兵马，围困迷雾山。皇上进入迷雾山后，属下无能，救不出他，便只能回来请您前去援救。”